



## 百家笔会

五指山的“刀耕火种”——

## 来自远古的农耕记忆

□ 崔合美

归途中,我特地去看那块作为教育基地的刀耕火种地——约西亩多,在五指山西面峰下的陡坡上。当时已过八月,稻已收完,只有褐黑的火烬泥土和烧焦而未砍掉的一根根小树枝,风中摇晃着残存的一丛丛稻秆……



看了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放的《非遗里的中国》海南篇,介绍海南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接触过的海南的一种原始的农耕模式——刀耕火种。

1972年5月至10月,为了反映海南农垦兵团人员的生活,我几乎走遍了海南岛,尤其是走遍了五指山南北的从屯昌、琼中到保亭,再从通什(现五指山市)到乐东一带的农场,并特地从毛阳沿一条小路去了五指山公社。也就是在毛阳这个五指山深处,当时只有两家店铺处在交通要冲的地方,我喝了平生第一杯奶味浓郁的咖啡。

五指山公社(现为镇),就在五指山那五座指峰脚下,只有公社和公社供销社两间一层的砖瓦平房,其余全是黎族同胞居住的低矮的用房茅(山区茅草)盖成的船形屋。

在这里,当地居民向我讲述了在1950年解放海南岛以前,居住在五指

山深处的黎族同胞们一直过着的原始的刀耕火种的生活——

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村庄市镇,没有书本文字,不知秦朝明朝,连孩子出生,也不知何年何月,全凭结绳记事。他们的财产,只有一把砍山刀(农村的砍柴刀、弯刀)、一个用竹筒装的“火种”——烧木头后的冒火的木炭,内地的农民叫火渣子。

每年三四月,他们在所住的竹寮(用竹条茅草盖的人字形小屋)附近,用火种点燃枯叶,在热带山林中,烧光枝叶,烧出一片空地,砍掉粗树桩,用刀削尖一根树枝,在空地上扎出一个个小洞,放进几粒稻谷种子,用火烧的树叶灰当肥料,靠老天下雨来灌溉。这种农耕生活,史书称为刀耕火种。

为了保存火种,他们在竹寮里建起“火塘”,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燃烧着砍来的树桩。做饭煮菜,烤猎获的野兽肉。

稻子种下后,男人进山林狩猎,女人在家采山麻(矮小树木的树皮浸泡后的纤维)编织筒裙(男人女人平时只用兽皮树叶遮盖,筒裙是婚嫁节日才穿的服装)。

到了农历八月,稻谷(当地人叫山稻、旱稻,不是现在的水稻)熟了,他们便把一枝枝稻穗用手拔下来,用树皮纤维或藤捆起来,一部分留下来做来年的稻种,一部分挂在竹寮里留着过节吃,一部分就在收割后庆祝丰收的八月十五吃,那也是他们的婚嫁节。大约春节后,雨季来临前,他们便会搬家,带上火种稻种,握着砍山刀,领着妻小,在深山老林钻穿,找一片开春准备刀耕火种的山坡,盖一座竹寮,再点燃火塘,又开始一年的新生活。

大军进驻海南岛以后,解放军进入五指山,找到一家居民,动员他们下山,结村定居,又给他们分田地,教会他们种水稻。尽管当时的生活很艰

苦,但比之刀耕火种的生活,已经是敢称为日月换新天了。所以,当地居民十分感激解放军,把他们当作比家人还亲的亲人。

因为我是从广州来的解放军,公社和居民特别重视,专门做了刀耕火种的糯米饭(早稻都是糯谷),做了蟒蛇肉炖鸡(杀了一条供销社收购的长约五六米的大蟒蛇),隆重欢迎我。他们还送了一陀珍贵的鹿胎膏(海南特有的坡鹿胎熬制的)。现在,坡鹿已成了濒危物种,山蟒已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那怎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五指山还有刀耕火种呢?主要是因为早稻吸收的水分比水稻少,糯米显得特别糯、软、香、粘,煮出的糯米饭口味比水稻糯米饭好吃得多。古香古味,也满足了人们儿时的记忆。更重要的是,当时教育有一种忆苦思甜,他们特意留一块刀耕火种的山地,作为阶级教育大课堂,教育下一代,不忘父辈过的原始生活,那时居无定所,贱如猕猴,现在我们黎族人已觉得够幸福了。

第二天,在兵团派的持冲锋枪的民兵护卫下,由公社派的当地猎户当向导,我去攀登五指山最高峰——从东往西数的第二峰。一路上,向导挥舞砍山刀开路,大约三公里陡山路,向导至少砍死了沿途枝蔓上缠绕的六七条竹叶青蛇,惊跑了两条蟒蛇和一条眼镜蛇。

归途中,我特地去看那块作为教育基地的刀耕火种地——约两百亩多,在五指山西面峰下的陡坡上。当时已过八月,稻已收完,只有褐黑的火烬泥土和烧焦而未砍掉的一根根小树枝,风中摇晃着残存的一丛丛稻秆……此时,我恰似立于东方之巅,眺望着遥不可及的远古。什么是穿越,什么是魔幻,在这里都成了现实,成了真实;什么叫天翻地覆,什么叫人民翻身,根本不用文字来说明。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真希望五指山上那块刀耕火种的田地还在,希望它留在五指山心里,留在当地人生活中,留在海南岛的历史中。

不知海南的朋友,可否掂量得出几十年前刀耕火种的分量?

## 您是我的天空

(外一章)

□ 刘刚

老屋是您的天空,蕴藏着您朴实的梦。明年、后年、更久远的计划,详细地在梦里装订成册。

土地是您的世界,您从小就在那里打拼。大半辈子了,有您一亩三分的席位。那里的一切都很听您的话,按照您的安排落地、生根、长叶、开花……

每次回家,您总会在村口等我。然后在厨房弄几碟最朴实的菜,说着比菜更朴实的话。您说,稻田开始翻浪,猪肉已经降价……

夜里,我听见风过瓦片的足音,也听见清澈如水的蛙鸣,还听见了烟熏火燎的咳嗽声。望着窗外的月亮,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拼接着过往的片段,竟濡湿了窗前的月光……那个把老屋当天空的人,那个把土地当世界的人,其实就是我的天空、我的世界啊!

## 耕耘一辈子

□ 刘刚

田园里涌动着芬芳的气息,围绕在父亲身边,像调皮的孩子们争吵着向父亲要糖吃。

几十年来,父亲似一个巨人,在四季里翻耕着脚下的土地,无论风吹雨打都不见他歇息一会儿。尽管山里的天气时而恶劣,但争气的庄稼或受父亲感染,竟丝毫不惧凄风冷雨的侵袭,默默地生长出父亲那样的温度和气质。

那片土地是父亲的工作室,他说他要在里面工作一辈子,如果某一天老了,倒在那里,便会让高草告诉世人,又一个庄稼汉将要休息。

耕牛习惯了犁铧的牵引,庄稼习惯了父亲的呵护,我不希望他倒下。父亲说过,他要在那片热爱的土地上耕耘一辈子。一辈子?我想:只要土地应允,父亲就不会老……

水井坊的夜晚是浪漫的  
一个古井码头,高高的枇杷树下  
簪花的少女,打着白光的摄影师

美食的店铺里,油锅滋滋作响  
油条,蚝饼,糯米鸡,蔗汁,海鲜面……  
碗碟叮当,橘黄的灯光里漾着安静

我漫步在斑驳的树影下  
茉莉在夜晚释放芳香  
空气如此地温馨,不禁凝神遐想

微风送来跌落的夏蝉,郊外就在不远的地方

畅想满天星的夜空不知从哪里移植过来的葡萄藤  
花开的芳香里夹着啤酒的芳香  
温暖慢慢地穿过视野,来到手心  
来到水井坊的夜晚

□ 李颖

## 光阴故事

## 扁担上的光

□ 劳家丰

近期,广西桂林那个扎着马尾辫的高考女孩,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的视频,猛地撞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人民日报点赞的那句“平凡里的坚韧”,让我想起少年时挑着扁担的自己。

我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广西乡村。小学五年,每天往返几公里的乡村土路,被我的布鞋磨出了深深浅浅发亮的痕迹。那时不懂什么叫苦,只觉得清晨草叶上的露水会打湿裤脚,黄昏时归鸟的叫声会催着脚步更快些。

因为放学回家,厨房的水缸总是等着我去挑满。水井在一公里外的稻田边,井台由青石板铺就,井口宽阔,井水清冽甘甜。据老人们说井壁的青砖还是清代砌的,是全村人的饮用水井。

第一次挑起两桶水时,扁担压在肩上像烧红的铁,肩胛骨像被烙铁烫穿,踉踉跄跄走不出三步就得停下。那年我才十几岁,水桶底擦着地面拖出两道“蜿蜒的水痕”,夜里脱衣服时,发现肩膀磨破的地方渗出了血珠。

丰收时节的稻田是一片金色的海洋,我跟着父母把割下的稻子捆成草垛,再用扁担挑回村里。稻穗上的芒刺像细小的针扎进袖口,汗水顺着眼角滴进谷粒里,扁担在肩头压出的凹痕里,常常能积起一汪咸涩的汗。

有次挑着稻谷走在田埂上,脚下一滑差点摔进泥沟,我死死攥住扁担稳住身形。抬头看见父母远远地望着我,眼里没有担忧,只有一种“这孩子该长大了”的平静。后来肩膀上的老茧越结越厚,挑着担子走在稻田边上的小路时,竟能听着扁担“吱呀”的声响,像一支岁月打磨过的乡间小调。

上高中时,我从学校报名参军。离开家的早上,我没让父母送,自己扛着行李走到村口,回头看母亲站在晒谷场边,手里还攥着一个烤得黑乎乎的地瓜。汽车开动时,我摸着口袋里父母塞的五块钱,那钱被体温焐得发烫,忽然想起挑水时水桶里晃碎的月光——有些路,注定得自己一步一步走。

## 游记随笔

## 游傣族园

□ 江龙光

这次我的国内“捡漏游”目的地为西双版纳,并重点去了傣族园。

然而好事多磨。到达西双版纳后,天气突变,当天气温高达38摄氏度,地表温度远超40摄氏度。还不去傣族园?这对于我与旅伴老李——两个上了年纪的人,真是一大考验。

开弓没有回头箭!两人被傣族园吸引的劲头很足,很快便达成了共识。从专线车下来时,正值中午,热浪滚滚,两人就近吃了午饭后,直奔泼水场而去。进场后,当场次的泼水时间仅剩十分钟,享用了。但不过瘾,选最近一个小摊店,每人要了一大杯西瓜粒拌冰粒,也顾不上坊间时常叮嘱的“老人不宜吃冷凉品”,时下,天热裂了,管它三七二十一,能解渴驱暑为第一。“爽,确实爽!”两人一吃,异口同声齐感叹。

下一场泼水又开始了。随着高音喇叭开播,一辆辆造型各具特色的花车开过来,半环形的水柱射向天空,水雾漫漫竟能蔽日。周围气温骤降,空气清新鲜美,顿觉精神大振。人群从四面八方奔入泼水场,原来的硬地板上惊现一池清水,人们穿着鲜艳的泼水衣服,用买来或租来的塑料盆向周围的人泼水。随着指挥台的节奏,白衣红衣互相“攻击”,尖叫声和欢笑声混在一起,响彻云霄。傣族园独特的魅力和激情在这里彰显无遗。

傣族园位于西双版纳橄榄坝,由曼降、曼村满、曼乍、曼嘎、曼听五个傣族村寨组成,集中显示傣族历史、文化、宗教、建筑等民族生态,被誉为“孔雀羽翎上的明珠”和“民族历史博物馆”。

太阳西斜,天气凉爽了,园里的景色更美了。

我们陆续游了曼村满、曼嘎两个村寨后,突然一阵狂风吹来,在通往孔雀园的村道上,路旁将近成熟的芒果纷纷落地。坐在村道旁椅子上纳凉的傣族村民,微笑示意游客想捡就捡,有位壮年旅客一下捡了七八个,老李这位当过城中村村长的,眼疾手快,也捡到了三个,并把最大的一个送给了我。村民看到有人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感到很欣慰,我们也对傣族人纯朴无私的精神肃然起敬。

继续沿着椭圆形的傣族园景点游览。曼乍佛寺金碧辉煌,寺庙错落排列有致;孔雀园里各种孔雀善于与游客互动,产生“双赢”效果。

来到一个傣族村的小舞台,青年男女翩翩起舞,内容与表达形式大多与孔雀之乡韵味紧密相连。你可别小看这简单舞台,当年的刀美兰、杨丽萍等一批著名傣族舞蹈演员,就是从一方小舞台跳出来的呢。

旅伴老李最惦记的是傣族园中的边境码头,由于园中街道交叉路口很多,几次问我走的方向对不对。我“得意”地告诉他,当年考干部专修科,我的地理科考分数比较高,所以跟着我走准没错。快到了,前面的场地宽阔得多,游

部队训练苦,我就把挑扁担的劲头使出来。五公里越野时,别人跑不动了我就默念“再坚持一步”;器械训练磨破了手掌,就用绷带缠紧继续抓杠;跑四百米障碍,跃过壕沟时膝盖磕在土坡上,渗血的裤腿黏在伤口上,爬过低桩网时碎石子咯进掌心,可只要想起井台边晃荡的水桶,就咬着牙钻过最后一道铁丝网。

小时候我爱看书,写作文经常受到班主任表扬,让我没想到的是,这竟成了我在部队的转机。那次军旅征文比赛,我的稿子意外得了一等奖。

后来,我在部队完成了有关学业。每次挑灯夜读,肩膀总会隐隐作痛,那是少年时挑扁担留下的印记。那些在井台边、稻田里磨练出的韧性,让我在知识的海洋里也能像挑着重担般稳步前行。当我穿着军装站在立功受奖的队伍里,忽然明白:生活这根扁担,从来不是压垮人的重量,而是让人站得更直的支点。

在部队数年后,我转业到海口这个四季常青的滨海城市,像极了当年刚入伍的新兵,充满挑战。有战友劝我在部队数年什么苦都吃了,回到地方“差不多就行”,我却想起当年挑水时,非要把水缸挑满才肯歇手的自己。

于是我从基础业务学起,把文件资

料整理成笔记,下班后仍留在办公室加班,直到窗外的椰树在海风中摇曳,路灯在雨幕里晕开。那路灯像一串被雨水浸软的星星,也像海口这座城市包容而温暖的眼睛。

我被评为全省先进工作者那年,回老家看望父母,特意去了趟村里的老井台。井沿的石头被岁月磨得光滑,阳光洒在水面上,晃出细碎的光斑。我蹲下身,指尖触到冰凉的井水,忽然想起那个挑着水桶的少年——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扛着那根扁担在走,只是担子从稻谷换成了责任,从井水换成了时光。

而海口的海风早已融入我的呼吸,那些在滨海大道上骑行的清晨,在万绿园看朝阳跃出海面的时刻,都让我明白:坚韧不仅是泥土里长出的品格,也是海浪拍打礁石时永不退缩的勇气。

如今再看那个挑扁担的广西高考女孩,我看不见的不是苦情,而是一种生命本真的力量。当她把行李担在肩上,脊背挺得笔直,步履坚定地走向家的方向时,那根扁担分明是她与生活对话的杠杆,是她丈量世界的标尺。

我们这些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孩子,身上都带着这样的印记:不必等待聚光灯,因为在挑起重担的那一刻,在汗滴落在土地的那一刻,在每一次默默坚持的时刻,我们早已自带光芒。

人聚集也很多,可见这个景点是招牌打卡点。这里,停车场里有旅游车,也有公交车,更多的是私家车。

边境码头景区,居高临下,从前面俯视澜沧江,江面开阔,江水清澈,游艇、冲锋舟穿梭江上。西面望去是缅甸,西南方向是老挝国, downstream, 流经六个国家的湄公河了,壮观,壮丽。

在金三角,当年跨国贩毒与缉毒,警匪交战,就在面前这澜沧江上反复较量过,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近二十年来,不少电影、电视剧,都在这里拍摄过,取景过。我们是在下午6时到达这里的。

此刻,霞光万丈,红霞染半边天,澜沧江上,既有雄鹰飞翔,也有无人机腾空,自然生物与现代高科技产物共享高空,媲美争艳。我们站在树下观景台,晚霞照射在我们头顶的树林上,丛林尽染,披上了成片红红,一眼斜望,仿若一道一望无际的红彤彤彩带,随着江风吹进树梢,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凉快极了,身心醉了。

傣族园旁的边境码头的晚霞,是一首无言的诗,是一幅有声的画。

## 生命的榜样

(外一首)

■ 齐英华

我是胡杨  
自从来到这里  
我就站成了一棵胡杨  
干旱铸造我的灵魂  
风沙打磨我的坚强  
大漠因为我不再寂寞  
荒山因为我不再荒凉  
不要说我的样子不够美丽  
沧桑的皮肤刻满天山的沟壑  
不要说我不够浪漫  
从来不想换一个生长的地方  
就连我的子孙  
都是那些种子  
都不肯跟随风沙去看看别的地方  
每一粒都在沙海中扎根 发芽 生长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  
胡杨站成生命的榜样  
只要有一棵树也站成  
一道迷人的风景  
沙漠将我的画布拉向无边远方  
站了三千年又三千年  
我的青春 我的终身 我的子孙  
无悔的生命与大漠同生同长  
我是大漠的血脉  
不会断  
大漠是我的灵魂  
不会变  
我是一棵永远的胡杨  
站在这里  
每一棵胡杨都是一个生命的榜样

## 美丽的忧伤

站在他乡的桥上  
我总是向你的方向回望  
村头那棵摇曳着长发的柳树  
门口那棵挺拔的白杨  
爸在田间劳作的那双大手  
妈妈灶膛里的火光  
躺在你的草地上看天  
采一把狗尾巴草拿在手上  
常在梦中扑进你温暖的怀抱  
也会在日记里亲吻你百合花的芬芳

你是否还呼唤着我的乳名  
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  
我回不去的故乡  
你是我今生永远的忧伤  
一个美丽的忧伤  
牵着你我的银河  
流淌成岁月时光

## 懂了父亲

■ 吴昆

小时候  
父亲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父亲用强壮的双手  
帮我清理道路上的荆棘

长大后  
我走在前面  
父亲偷偷跟在后面  
我尝试着掀开堵塞道路的磐石  
但它却纹丝不动

这时  
父亲的有些苍老的双手  
伸了过来  
用尽了所有的气力  
帮我推开障碍

现在  
我在前面走着 儿子跟在后面  
可是父亲却已经不能  
再陪我走下去了

我也成了父亲  
走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  
然后我懂得了父亲  
懂得了父爱